

中国
当代名家
精品必读散文

灵魂的指向

卢江良
著



它里面的每一个文字，都跟他的生活息息相关，
跟他的心灵血肉相连，跟他的思想融会贯通。
每位读者通过阅读它，便可以顺利抵达作者的心灵。

知识出版社

I267

4124

中国当代名家

精品必读散文

灵魂的指向

卢江良 著



它里面的每一个文字，都跟他的生活息息相关，
跟他的心灵血肉相连，跟他的思想融会贯通。

每位读者通过阅读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魂的指向/卢江良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6. 3

(中国当代名家精品必读散文)

ISBN 978 - 7 - 5015 - 8996 - 8

I. ①灵… II. ①卢…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0815 号

总 策 划 张海君 李 文
执行策划 马 强
责任编辑 梁熾曦 马 跃
责任印制 魏 婷
封面设计 君阅书装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厂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80 千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5 - 8996 - 8 定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童年的火车	1
煨豆琐忆	2
那个时代的糖	4
“害怕”的隐性激励	6
餐桌下的“暗动作”	8
“炒米换笔盒”的警示	10
十七岁的单车	13
失去梦想的手指	16
梦想一套现实中的房	18
学历之痛	20
户籍的印迹	23
我的阅读史	25
出书难记	28
最后一场马戏	40
忧伤的口琴声	43
大姐的短指	45
娘舅的牵挂	47



灵魂的指向

linghun de zhixiang

温暖心灵的片段	49
两元钱的温暖	52
胸针的爱情	54
绣“文化”的大姐	57
母亲的鸡蛋罐	60
曾经的寄拜爹	63
二妈的命运	66
诗人已逝魂永存	68
诉不尽的深情	75
温暖的汤	86
一种叫“坝”的乐器	90
遥远的西子湖	92
脆弱的古城墙	95
大吉碑的命运	98
马来西亚的混乱	101
新加坡的“洁癖”	104
廿八都的秋夜	107
被遗忘的圆明园	109
邕沙的树	112
重建被摧毁的“圣楼”	115
灵魂的指向	118
一株被遗弃的沙漠之草	121
西夏王陵的“恶之花”	124
不温暖的文字	127
透过无边黑暗的光华	130
坚守心灵的写作	132
关于小说的十三条札记	134
写作，一切从心灵出发	138

这个时代怎样写作	140
写作的风险	143
寻找文学的土壤	146
我的小说中的三个关键词	151
文化的温度	155
真话的重量	157
过度整齐的灾难	161
发现者的劫难	164
批评的分量	166
坚守良知的意义	169

童年的火车

在乡村孩子的眼里，这是一种充满神奇的东西。一次，我带五岁的二外甥女去城里的途中，她透过公交车的窗户，看见不远处隆隆响着飞驰而过的它，目不转睛地盯视着，用手指点着惊喜地高喊：“火车！火车！！火车！！！……”她的喊叫，牵出了我对于它的记忆。

我第一次坐火车那年九岁，那次父亲带我去杭州走亲戚。其实，那次所谓的“坐”，确切地说应该叫“蹲”，我们乘的是一辆货车，整节车厢空荡荡的，没有一个座位，显得非常脏乱和简陋。乘客们大都是蹲着的，也有个别干脆坐在地板上。

但这并不影响我内心的快乐，因为我终于如愿地坐上了火车——这个让我们这些孩子感觉神奇的东西里；这个让我的玩伴们遥不可及的东西里。那个时候，不要说我那般年纪的孩子，就是村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人，都没有福分享受过那种“待遇”。

在以后的日子里，“坐”过火车成了我向玩伙们显耀的资本。在向他们描述火车的时候，我刻意隐瞒了它实际的脏乱和简陋，将它夸饰成了童话里的天堂。一时间，“坐”火车成了村里所有孩子最梦寐以求的向往，我也便一跃而成为他们最羡慕的对象。

就这样，在我纯粹的虚构里，玩伙们梦想了很多年。后来，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陆陆续续地乘过了火车，但奇怪的是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指出我曾经的谎言。也许，他们乘的火车是有座位的那种；也许，他们跟孩提时代的我一样，不忍破坏对火车的美好想象。



煨豆琐忆

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煨豆已是一件非常陌生的事情了。在我成长的二十年里，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谁煨过豆。煨豆像磨米、弹花一样，变得无比遥远而陌生。

然而，有关煨豆的往事，一直盘旋于我的记忆深处。很多时候，身陷现代都市的我，经过一天的喧哗，在夜深人静之时，总喜欢回味儿时煨豆的情景。那样的时候，我的心头便会被一种轻松而温馨的感觉充盈。

是的，回忆煨豆时的情景是美好的。因为当煨豆作为一种回忆展开时，煨豆已不再是单纯的煨豆，而被衍化为一种对亲情的重温。

煨豆的季节，是每年的寒冬。在我的印象里，儿时的冬天特别寒冷，总是冰天雪地、寒风呼啸，我们这些小孩害怕寒风的侵袭，总抑制着顽皮的禀性，一律躲在家里玩耍；而大人也特别忙碌，白天很难在家见着他们的影儿。那时的家里总不外乎祖母、大姐、二姐、堂弟和我几个人。而在我的记忆里，老迈的祖母总捧着一只火铳，缩着灶窝里打瞌睡。家便成了我们几个小孩的天地。那个时候，对我们几个小孩来说，最具诱惑力的莫过于煨豆了。这不仅仅因为煨豆是一桩颇为有趣的游戏，也因在那个年代里，由于贫困我们几无零食可吃，煨熟的豆实在是一种难得的美食。

如果将煨豆比作一次打仗，大姐当仁不让是主帅，二姐则是名副其实的副帅，而我和堂弟只能充当小卒。每次煨豆，我们四人就围住一只炭火烧得很旺的火铳，大姐负责将一粒粒大豆均匀地煨进火铳里，二姐拿着一根火棍过上一阵子帮每粒大豆翻身。豆煨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姐就提醒一旁盯着豆馋涎欲滴的我和堂弟，叫我们捂住耳朵赶快闪开。当我们闪开之后，忽听一阵噼里啪啦的爆炸声，那些煨熟的大豆纷纷从火铳里跳出来了。接下去该是我和堂弟大显身手的时刻，我们循着大豆落地的声音，开始寻找那些去向不明的“俘虏”。等我们将所有“俘虏”“押解归案”后，大姐开始清点豆数，然后平均分配给“参战”的人员。那时，祖母是不“参战”也不分享我们的“胜利果实”的，她依然一如既往地打她的瞌睡，只在那些大豆爆炸的那阵子，会被惊醒过来几回。

在那个当儿，我们的内心总是充满欢乐的，我们一边分享着“胜利的果实”，一边回味的煨豆时的那份喜悦和刺激，以往所有的不快都像风一样跑得远远了。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快乐和幸福的人儿。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不再是孩子了，也不再在寒冷的冬天，父母不在家的日子里，围着火铳煨豆。然而，有关煨豆的记忆，却烙进了我的脑海里。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遭受了冷遇和攻击之后，我总喜欢回味煨豆时的美好情景，因为只有那样，我冰冷的心才会一点一点地被点暖。

如今，看着像我们煨豆时一般大小的外甥、外甥女们，我很想给他们讲讲煨豆的往事。但我最终还是忍住了，因为现在很难再见到煨豆的火铳，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煨豆了，即使知道，也无法再体味我们那时的心情。

然而，煨豆，作为一种重温亲情的方式，永远存活在了我的记忆里，令我经久不息地回味。



那个时代的糖

在这个零食“通货膨胀”的时代里，我不清楚现在每年的儿童节，学校还会发给孩子一些什么？但我可以确定无论发什么，都激不起他们心头点滴的喜悦了。

我们那个时代，学校给我们发糖——那种目前已差不多被淘汰的硬糖，当时我们称之为“颗头糖”。在我的记忆里，那个零食缺席的年代里，硬糖算是一种奢侈的食品了，平时我们几乎未能吃到，只有在儿童节才有这种口福。

记得，发糖总是在第一节课，十二岁以下学生每人六颗。接下去的时间里，那六颗糖成了我们思想的聚集点。我们将它们放进裤袋里，用手攥成拳紧紧地捏着，生怕它们插翅飞走似的，心也同时被捏在了一起。老师在课堂上讲些什么，都成了我们脑袋里的空白。

我们不约而同地盼着下课，好幸福地享用那手心里的“宝贝”。而那个时候，四十五分钟一节课显得特别漫长，长得让个别孩子失去了耐心，他们就再也挨不到下课了，私下剥掉糖纸时刻准备着，趁老师背过身去那一刻，飞快地将裸着的糖含进嘴里。

我从来都是一个“坚强”的孩子，每次总能勉强抵挡住糖的诱惑，“挺”到中午放学时分。但在回家的路上，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开始向糖们“缴械投降”。我会急不可待地伸进袋里，掏出那些被攥得发潮的糖，整齐地排列在摊开的掌心，然后拣出

其中一颗喂进嘴里……

尽管那是些硬糖，坚硬如铁；尽管喂进嘴里后，小心翼翼地含着，尽量不去触动它，但感觉它化得还是特别快，不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这个时候，自己才尝到甜头，食欲便被猛烈搅动了。

于是，我会毫不迟疑地掏出第二颗。可剥开糖纸后，我开始犹豫了，暗里提醒自己：“不能再吃了，不能再吃了。”重新包好糖纸，放回裤袋里。但走出不几步，我又忍不住取出来，说服自己道：“再吃一颗吧，回家后不吃就行了。”

可要命的是，这次的糖化得似乎更快了，仿佛就在一眨眼的工夫。而这时的食欲，被搅得更厉害了，翻江倒海似的。就在这个时候，第三颗糖便被自然地捉进手里。

但这次，它没有被掏出裤袋来。我想到了家里还有父亲、母亲和两个姐姐，如果吃掉这颗就平分不了了，而他们也已经很久很久没吃过糖了。最终，我手里紧攥着剩下的四颗糖，艰难地跟食欲做着斗争，一步一步地走回家去……

此刻，当我写下这些有关糖的文字时，已预见了阅读它的孩子脸上的诧异。但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因为对于这个时代而言，那个时代的一切总是那么不可思议。





“害怕”的隐性激励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我觉得自己跟村里那些同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能在田埂上飞奔，但我每次走在上面，都像是踩钢丝似的，还时不时会掉到田里。又如，每次帮家里挑井水，从井口到家里，他们总能稳步前行，路上只溅出一点点水，而我呢，在井口时，两桶水都是满的，一旦到了家里，各自只剩下了一半。

其实，不光光是这些，我还特别害怕“触”。“触”是绍兴的方言，其意介于“刺”与“痒”间，更确切地说，是因“刺”而引起的“痒”。记得，我每次打过稻，就浑身奇“触”，几乎忍无可忍，必须全身洗刷一番，才能消除折磨。可当时，农村没条件装热水器，更不要说浴室了。要想洗刷，只得跳进河里。夏天还好，遇上秋天，冷得不行，很容易感冒。

而更“泥马”的是，对田里的一切生物，我都感到害怕。蚂蟥，自然不用说了，当发现它们叮在腿上，我总会失声尖叫，吓得父母或姐姐们以为被蛇咬了。就算是田鸡（蛙的一种），我也不敢触碰。记得那时，每次插秧归来，田埂上满是田鸡，它们匍匐着哇哇鸣叫。我害怕踩着它们，总会却步，并不停地跺脚，等把它们吓得都跳到田里，才继续前行……

这所有的一切，让父母显得忧心忡忡，他们总是告诫我：“你呀，不是干农活的料，只得好好读书。如果书都读不好，那

就真的完了。”我自己也时常担心，如果书没读好，以后当了农民，那该怎么办？由于这种“害怕”的驱动，我在学习上比同伴们努力，成绩也比他们出色得多，成了我们那一届初中毕业生中，全村仅有的两名考上高中的学生之一。

读高二的时候，由于之前种种不可抗拒的因素，我自知要考上大学已成奢望，但又害怕毕业后与农活为伴，便开始了练笔生涯，企图用写作改变命运。高中毕业，我重返农村，虽然父母没半句怨言，但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看到的满是失落和担忧。而我自己，对前途也多少感到一些惶恐。好在，当时的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已不再是单一的劳作方式。

我先进了当地一家工厂，之后跟随大姐夫去杭州，再回老家新办的陶瓷厂，接着背井离乡去广州，后来又辗转于杭州与绍兴两地，最终选择留在杭州。我的职业，也不断变动：水洗工、室内装修工、工艺配方员、仓库保管员、文字编辑、打字店老板、文联创编员、杂志社记者、网站编辑……我一边从事着不同职业维持生计，一边努力阅读、思考和写作。

到了2005年，虽然已在城市生活了14年，但我还是隐隐地担忧有一天会突然被“遣返”农村。为了彻底消除那种后顾之忧，我企求能“农转非”。经过一番周折，于2006年底，凭借文学创作上的成绩，被评定为“文学创作二级”（俗称“国家二级作家”）的副高职称。到第二年4月，只有高中学历的我，终于奇迹般地落户杭城，从此摆脱了“农民”的身份。

在最近的十多年里，我被包装成了屌丝逆袭的典范，数次为不同媒体宣传和报道。当被问及“成功”的奥秘时，我总会扯上高大上的“理想”。而实际上，一切皆源自“害怕”。虽然，作为职业而言，只有喜欢或适合与否，并无贵贱与好坏之分。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害怕”有时并不是坏事，它可能会成为一种动力，激励你不断前进抵达向往的处所。



餐桌下的“暗动作”

每当碰上孩子霸食的时候，我总会第一时间想到大姐，想到儿时一家人吃饭的情景，以及在餐桌下的那些“暗动作”。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到了眼前这个丰衣足食的时代，那些“暗动作”，或许已没存在的必要，可它留给我的影响，却历久弥新，不可估量。

我在家排行老小，上面是两个姐姐，大姐长二姐一岁，比我大四岁。尽管大姐比我们只大了一丁点，但确实要比我们懂事很多。那个时候，父母整天忙得天昏地暗，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大姐几乎替代了父母的角色——照看我们的生活，教导我们如何做人。

不过，在对我们的教导上，当年十岁左右的大姐，自然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可她总是通过身体力行来告诉我们：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事情要怎么做。正是因为她那般以身作则的教导，让我们懂得了一个小孩应遵守的所有“规矩”。

而在这些“规矩”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餐桌下的“暗动作”。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都清楚，在我们的整个童年时期，农村普遍处于贫困的境地，一般人家能吃上猪肉的机会，一年估计不会超过四次。所以，每当有好一些的菜肴上桌，那些“暗动作”就会不断发生。

其实，那些“暗动作”，做起来非常简单，就是大姐在我们将筷子伸向那些“美味佳肴”时，用自己的脚尖暗暗地触碰我们的小腿，以此提醒我们“手下留情”，留一些给含辛茹苦的父母。

如果我们依然我行我素，她那触碰的力度和频率会随之加大，直到我们彻底“醒悟”为止。

记得，当时我家因为养着一只母鸡，平常时不时能吃上一碗“打鸡蛋”。但每次吃“打鸡蛋”的时候，我们三姐弟主动吃的数量，往往不会超过三分之一。而这一切，都是餐桌下的“暗动作”，在默默地起着作用。直到最后，父母见我们总是不吃，只得每人一勺，分到我们的饭碗里。

餐桌下的这些“暗动作”，持续到我读小学三年级，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它的最终“谢幕”，缘于我们已养成了礼让的习惯，不再需要通过它来提醒。但也正因为大姐发明的这些“暗动作”，让我们三姐弟在村里赢得了好口碑，直到现在依然是村人称颂的“孝顺子女”。

由于深受餐桌下的“暗动作”的教导，在我的整个小学时代，一年一度的国际儿童节，当我从学校分到零食后，从来没有“独吞”过。尽管那些平时罕食的糖果，对我充满着巨大的诱惑，但我总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将他们带回家里，与父母和两个姐姐分享。这不仅仅局限于我，两个姐姐也不例外。

当然，这只是小的方面。而从大的方面来说，餐桌下的那些“暗动作”，在我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同样无不浸染到我的思想里。特别是走上社会后，每当在“利益”的面前，我总首先想到别人的付出，始终保持一种礼让的姿态，绝不会自私自利，更不会不择手段地去豪取强夺。

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刻，当书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尤其深切地感受到，餐桌下的那些“暗动作”，看似无比简单而浅显，但实质上蕴含了极深的道理，它告诉我：这个世界不属于你个人，只有你懂得与别人分享，它才能让你拥有更多，否则等待你的只会是众叛亲离，颗粒无收。



“炒米换笔盒”的警示

关于我和二姐的童年往事不胜枚举，但每当我们团聚时刻“忆苦思甜”，那个“炒米换笔盒”必定是“保留节目”。而每次结束回忆，我们总会互开对方的玩笑——我说她曾经是一个“骗子”，她称我小时候是一个“傻子”。

我出生于20世纪七十年代初，那个时期中国农村普遍很穷，我家自然也不例外。可以这么说，像我那种年纪的孩子，我们的整个小学时代，几无什么零食可吃，像我这样的家庭，吃得最多的无非就是炒米——盛升把米，放上些许糖精，在锅里炒熟。

在我的记忆里，还没上小学前，“炒米”这样的零食，母亲每月会做一次，每次炒三小碗的样子。这三小碗炒米，就每人一碗，分给我们三姐弟——我和两个姐姐。之后，我们就将分得的那碗，各自找个地方藏起来，吃多吃少便由着自己。

不过，我的那一碗，每次总有半碗，是给二姐吃去的。是不是自己对二姐特别好？其实不然。那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二姐有只漂亮的笔盒。二姐比我大三岁，那个时候，她已读一年级，成绩比较优秀。那只笔盒，是她评上三好学生的奖品。

当时的我，虽然还没上学，但对铅笔、橡皮这类文具，保持着无与伦比的偏爱。记得，有一次，父母很难得地带我去了趟城里，村里其他孩子嚷着要吃要喝，可我竟然要求买一块橡

皮或一支铅笔。可想而知，二姐的那只笔盒，对我具有多大的诱惑力！

然而，小时候的二姐，算不上是慷慨之人。尽管我对那只笔盒“垂涎三尺”，但她绝不因此“无私奉献”。只有在每次分了炒米后，她自己那碗已吃光，而我的只吃了一半时，她才拿着那只笔盒，不时地在我面前“招摇”。

显然，那个时候，我经不住诱惑的。这时，她会乘虚而入，欲言又止地说：“你要我的笔盒可以，不过……”我还没等她说完，便急不可待地追问：“不过什么？”于是，她就堂而皇之地提出：拿我那半碗炒米，跟她换那只笔盒。

结果，不难想象。尽管我对那半碗炒米是那么依依不舍，但终究敌不过那只笔盒散发出的无穷魅力。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自己对那只笔盒的“占有”，一般不会超过两天时间，二姐的理由总是很充分：“我没说给你呀，只是让你用几天的。”

那个时候，我纵然有百口，也难以辩赢——因为我的那半碗炒米，已落进了二姐的肚里，而我们当初交易的时候，根本没立下任何凭据，也无人在场证明，一切都成了糊涂账。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样的情景，不止发生过一次，它一直不断地重演，直到我读小学。

当然，随着光阴的荏苒，等我们长大成人后，二姐一改儿时的小气，变得非常大方，在我成家立业之前，数次手头拮据之际，她总是慷慨解囊，资助我渡过难关。不过，那件“炒米换笔盒”的往事，还是印刻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而在这“骗子”和“傻子”的长期互称中，我们不知不觉地从不同角度吸引了经验教训，直到如今，当我们双双跨过不惑之年的岸堤时，从事服装经营的二姐，总是以诚信为本，将生意做得顺风顺水；而我在漫长的文字生涯里，始终以契约为重，几乎没上过一次当、受过一次骗。